

任鸿隽与陈衡哲 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

1961年11月，教育家任鸿隽突发脑血栓去世，妻子陈衡哲悲痛无比。不顾多年眼疾，停笔多年的她，摸着纸写了数首哀词。“何事最难忘？知己无双。”失去了懂她爱她的伴侣，从此，一代才女过起了隐居生活。思念蔓延，回忆里，丈夫的身影，依旧那样清晰。

一见倾心

相识那年，她25岁，还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。

1915年，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主编任鸿隽收到一篇投稿，署名“莎菲”。一读之下，顿时惊为天人，对那篇《来因女士传》，他给予高度评价：“文辞斐然，女同学中尤为难得。”从此，他们开始书信交流，随着了解加深，一个新女性的形象逐渐鲜活，任鸿隽生出了爱慕之心。

“莎菲”是陈衡哲的笔名。她生于宦宦之家，三舅看出她有文学天赋，欣赏之余，常常激励她：“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，应该努力学习独立精神。”

为了理想，陈衡哲远赴广东、上海求学。17岁那年，父亲来信说，已为她选好夫婿，命她回家成亲。回信中，陈衡哲态度坚决：“永远都不结婚！”她“渴望自由，决心在知识界发展”。

父亲大发雷霆，母亲苦口婆心，奈何陈衡哲毫不妥协，父亲切断经济来源后，她靠在私塾教书谋生。1914年，陈衡哲顺利通过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考试，成为我国第一批公派女留学生之一。

在留美学生中，陈衡哲的独身主

义，令追求者知难而退。任鸿隽却恰恰相反，通信日久，他越来越欣赏她的卓尔不群，热烈邀请她加入他创办的中国科学社。

一年后，在科学社的首次年会上，任鸿隽终于一睹她的芳容。眼前的陈衡哲，着浅色旗袍，身材娇小，眉目清秀，虽然不施粉黛，亦无首饰加身，却别有一种迷人的风情。留影时，他们比肩而坐，照片上的拘谨，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。

分别之后，任鸿隽作诗表达感受：“新陆不复见兰蕙，每忆清芬心如醉。”一见倾心显而易见，且“爱慕之情与日俱深”。然而，他虽害着相思之苦，却无法向伊人表白。

任鸿隽比陈衡哲大4岁，学识渊博，曾任孙中山的秘书。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，他转为科学救国，赴美留学攻读化学。不仅有革命抱负，他的古文也被胡适称为“在留美同学中最为出色”，陈衡哲如何能不动心？

就在任鸿隽苦思如何表达爱意时，却意外收到陈衡哲寄来的《风》《月》二首诗。自古风月总关情，任鸿隽激动不已。

爱的宠溺

1918年，任鸿隽先回国。第二年，他赴美考察时，第一站就是到芝加哥向陈衡哲求婚。他说：“你是不容易与社会妥协的，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，站在你和社会中间，为中国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。”

不远万里求婚的诚意打动了陈衡哲。爱情就是这样不可捉摸，上一刻，

她还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，下一刻，却想把这份爱恋告诉全世界。在给三姐的家书中，她这样说：“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。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，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，俾种种梦想可以实现。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，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，俾我得一心一意地去发达我的天才。”

1920年，两人双双回国，受聘北京大学，陈衡哲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教授。同年9月，她打破不婚誓言，在蔡元培和胡适的见证下，与任鸿隽订了终身之约。这年，她30岁，任鸿隽34岁。

婚后，陈衡哲的代表作《西洋史》问世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夫妇俩心无旁骛钻研学问，然而，爱情生活并非旁人眼中的呆板无趣。据说杨绛先生有一次去陈衡哲家里做客，一进门，看到他们两口子正在争闹。陈衡哲瘦小的身躯撑成一个“大”字，两手两脚使劲张开，挡在卧房门口，不让任鸿隽进去。任鸿隽连续几个“饿虎扑食”，想从一边攻进去，屡试屡败。

陈衡哲胜利了，得意地笑；任鸿隽输了，一脸无奈。姑且不论男女力量悬殊，只论陈衡哲那瘦弱的身躯，高大的任鸿隽怎么可能进不去？只有一种解释——爱的宠溺。

妇唱夫随

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任鸿隽有自己的救国理想，陈衡哲支持他南来北往地奔波。

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，还要忙于教务，难免力不从心，陈衡哲醒悟到：“精微的母职是无人可以代替的……”家庭与事业不能兼得，她毅然辞职，专心于家庭。

1935年，任鸿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，陈衡哲也被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举家从北平搬到成都。不料，刚到成都，陈衡哲就遭到围观，都是来看“女博士”的，这令她啼笑皆非。

后来，目睹四川种种不堪，她秉笔直书，对军阀和官僚的腐败，对女学生“宁为将军妾，不作平人妻”的论调，都进行了有力的批驳。

长篇通讯《川行琐记》发表后，地方当局又惊又惧，威胁、恫吓接踵而来。陈衡哲被辱骂为“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”“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”“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”，有些人甚至污蔑她的婚姻，说她暗恋胡适未果，才转而下嫁任鸿隽。

措辞之恶毒，陈衡哲忍无可忍，她愤而离川，带着儿女回了北平。

在妻子与社会之间，任鸿隽履行诺言，做了那面“屏风”。对于妻子的作为，他妇唱夫随，鼎力支持，为四川问题接连写了两篇文章。1937年，不顾胡适等人劝阻，他毅然辞去川大校长职务，坚持与陈衡哲共进退。

人生路上，风雨雷电，雪雨寒霜，有时会在同一个时刻向你的头上倾倒下来，然而，只要爱人之间的感情在，坎坷和艰辛都会化作一种温暖的慰藉。

在任鸿隽的呵护下，陈衡哲的成就更加突出，她受邀到西南联大做讲座，盛名引来了大批听众，教室里座无虚席，许多教授都站在台角边静听。就连周恩来后来会见她的时候都说：“我是您的学生，听过您的课，看过您写的书。”

他没有食言，始终是一面屏风，为她遮风挡雨；她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，“一代才女”名扬天下，被杨绛称为“才子佳人兼于一身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们放弃去美国的机会，定居上海，埋头著述。

1961年，75岁的任鸿隽因病去世，陈衡哲悲不自胜。尽管眼疾严重，她仍然摸着纸作了多首诗词怀念，其中一首《浪淘沙》催人泪下：何事最难忘？知己无双；人生事事足参商，愿作屏山将尔护，恣尔翱翔。第二年7月，她又闭目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——《任叔永不朽》（任鸿隽，字叔永），将他的“淡泊名利、胸如皎月”一一呈现给世人。

对于任鸿隽一生的“屏风”之举，陈衡哲感慨：“这样的深契与成全，又岂是‘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’的那个平凡望愿所能了解的？”

他走后，她过了十几年近乎隐居的生活，1976年1月7日，盘踞在心头的那个名字，终于成为她双唇间最后的那一声轻柔的低唤。

据《恋爱婚姻家庭》潘彩霞/文

朱自清给学生上无声课

1942年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把《经典常谈》作为一门选修课在联大推广，但因为比较冷门，结果只有两名同学选了这门课。朱自清没有因为人少就敷衍懈怠，每一堂都认真备课、讲授，从不缺课。

有一次，他因感冒引起嗓子发炎。到了上课的日子，嗓子却不能发声。校长梅贻琦知道后，就对朱自清说可以停上一次，等嗓子好了之后再给学生补上就行了。朱自清摆摆手，在纸上写道：那样做就会给学生带来不便，同时会让他们失望，我不能说，但我可以写。

朱自清在上课前把自己要讲的内容，认认真真地写在几张纸上，同时还用小纸写了两份本次授课的重

点及所留的作业内容。

到了教室，朱自清先给两位学生鞠了一躬，然后挂出自己抄写的大纸。上面第一句话就是：对不起，同学们，我因感冒嗓子不能发声了，这是我这节课全部的讲课内容，都写在了上面了。

两位学生很是感动，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上无声课。他们看着挂出来的一张张纸，冷静思考，细心记录，然后起立回答上面的问题。朱自清全程用微笑表示赞同，用皱眉表示反对，时而点头，时而竖起大拇指。

这一课，没有因朱自清不能发声而沉默，反而激发了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和热情，并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张雨/文

